



· 新传奇 ·

老县长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·新传奇·

老 县 长

本社編

*

江苏省书刊出版营业許可証出〇〇四号

江 蘇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南 京 湖 南 路 十 一 号

新华书店江苏分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耗1/46 印張 16/23 字数 10,000

一九五八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五八年七月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

統一书号：T10141·657

定 价：(5) 七 分

目 录

老县长	李 明 (1)
赶黄忠	北 安 (8)
老奶奶 当选突击队长	何世杰 (10)
爷儿俩	谷 峰 (14)
孙老师傅	凌 愉 (17)
王大媽月下刨地	俞志宏 (19)
雷声隆隆水車响	振 清 (23)
七十五岁老太太当模范	侯允忠 (26)

老县长

李 明

海門县有个名叫范步洲的老县长。他今年已经六十一岁了，可是说来也怪，他不仅腰不弯，背不弓，在他的身上丝毫也找不到一点暮气；而且他对革命的那股干劲儿，就是一般的青年小伙子也难比得上。在海門县的县级机关里，从每个负责同志到每个工作人员；在海門县的大部分乡村，从每个干部到每个农民，只要你一提起范副县长的名字，他们都要竖起那大拇指滔滔不绝地把那范老颂扬一番：

“那范老的劲头可大呢！几十年来一个样儿，干起工作来始终不分日夜，一口气走上三

十、五十里路，向来不在他的話下。

“海門的北部地区，历来是比較貧苦的。县里有些同志下乡工作都不愿到北部地区来。但哪里最艰苦，他就到哪里去。范步洲同志，参加革命二十年来，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艰苦的地区。就是在如今，一年十二个月，至少要有十个月在这些乡村中。冬春，他在这里领导人民搞水利，夏秋，他在这里领导人民搞生产，防汛防台，抗旱排涝，多少年来，这里的每一次运动、每一项工作都少不了他。

“他一直和群众同吃同住，始終和人民生活在一起，农民吃飯，他也吃飯，农民喝粥，他也喝粥，在一九五五年春季，他也同农民一起吃菜度灾荒。人們劝他說：‘这么大年紀啦！不要再这样在外边东奔西跑，吃辛受苦了。’他說：‘共產黨員、人民的干部，吃点苦头理应当。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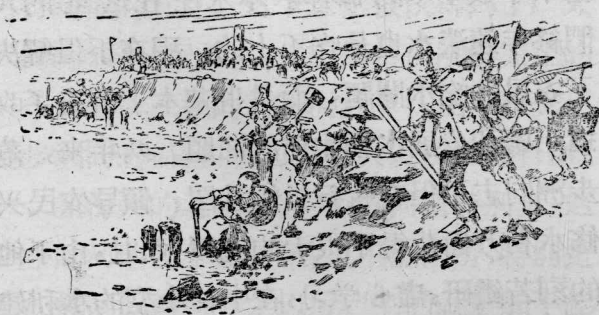
“……”

如果你再仔細一打听，就能馬上发现很多有关他老人家的动人事例。

去年十二月下旬，他所領導的海門县通东地区河工办事处，設在正余乡的第一生产队。沒住上几天，这位时刻关心人民的范副县长，发现这个生产队不仅冬季生产沒有行动起来，而且不少社員缺乏一股干劲，他还听到个别的人在咕嚕着“合作化不好”、“靠种田吃不了飯”。于是范副县长就深入調查了一下，原来这个生产队的絕大部分全劳动力都流到上海做工去了，因为留在农村的全劳动力少，大家的生产情緒不高，致使最近两年来不但沒有增产，反而减产了。于是他就把全队的人召集起来开了几次会，把“合作化好不好”“农业生产有沒有前途”等問題，組織大家进行了几次大辯論。接着，他又在这个生产队里随便选了一块一亩二分地的麦田，同一个基层干部試种起来。他們两个人接連干了三天，

共計施泥肥三百担，糞肥二十四桶。范副縣長一下田，全村的人，無論男的女的，老的少的，全都跑到田里來了，有的說：“范縣長這麼大年紀了還赤腳挑泥積肥，我們哪有理由白等在家里呢？”有的說：“當縣長的也種田了，這怎能說農業生產沒前途呢？”還有些好心的人們一再勸他老人家回到屋子里休息休息，生產的事自有他們來。于是一個熱火朝天的冬季積肥運動很快在全隊以至全鄉掀起來了。現在這個本來缺乏干劲的生產隊，每亩麥田已經積肥近五百担。

為了發展海門縣的電力灌溉事業，有關方面已經決定不久要從靠近長江的大生紡織三廠，到該縣西北角的四甲壩以北，全長五十多里的地方，架一道高壓電綫。縣里的負責同志認為：架這道高壓電綫是一件大事，因此，縣里要一個負責人親自參加測定路綫。而范步洲同志這時不顧這項任務有多大困



难,也不管它如何吃力,毅然地参加了这一工作。一月中旬,正当寒潮来襲,而范步洲同志就在七、八級大风,和零下五、六度的恶劣气候下,不畏风寒,和年青人一道,蹒跚田野,每天来回走上七、八里路,而如期地完成了任务。

两年来,海門县北部地区已經兴修了大小二十几条河道。所有这些河道,从測量到設計,到施工,沒有一次沒有范步洲同志参加,沒有哪一項工作不是在他的领导之下进行的。在这二十几条河边的两岸上,他到处

留下了数不尽的脚印。本来住在这里的人们終年連淡水也是吃不上，現在不但解决了农民的吃水問題，而且也基本上解决了改造土壤和发展水稻生产的問題。两年来，范步洲同志不但在执行党的意图、领导农民兴修水利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績，而且，由于他的刻苦鑽研，虛心学习，在中、小型的水利建設方面，也由外行成为內行。他既能通曉各种河型的規格，也能說出很多有关水利工程方面的技术名詞，并且他还有过一些极为有价值的发现和創造呢！这里仅說两个例子：

根据本来的設計，从河里挖出来的泥土堆在河的两岸上，最高不得超过一公尺半。工程一开始他就发现，由于这个規定，被河泥埋沒的麦田面积太大了。他想，現在还是冬天，暂时也不会有大雨下来，如果把泥尽量堆得高一点，不就可以少損失很多麦子嗎？于是随即提出了河泥尽量加高，堆高的河泥以后

再行疏散的意見。这个意見很快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。据說，仅仅根据目前刚要完工的一条长四十三里的新安河計算，由于接受了范步洲同志倡議，就可少損失麦苗好几百亩。

在海門的北部地区，小的河塘特別多，这些小的河塘既不能防旱，也不能防涝，特別是密如蛛网的新河开发以后，它們就更加不能發揮什么作用了，因此，范步洲同志提出了挑河填塘的办法，这样就减少了麦田堆泥的損失，而且还扩大了可耕地的面积。光是在去年一个冬天的水利工程中，这个地区就以上述办法扩大了耕地二百多亩。

在不久前的一天晚上，太阳已經落山了，我在海門县通东地区的一个农民的家里（这里是河工办事处所在地），訪問了这位朝气蓬勃的副县长。人們从他那布滿了魚网紋的面孔上，可以看出他是一位飽經风霜的老战士。他出生在一个貧农的家庭里。二十岁就独自

到上海靠卖劳力为生了。他拉过人力車，做过杂工，也当过校工。由于他出身貧困，又在二十年的工人生活中受到了活生生的階級教育。所以在四十岁左右的时候，他就回到家乡参加革命工作了。現在出現在这座草房里的范步洲同志，上身穿着一件深藍色的棉布短袄，脚上的一双单布鞋粘滿了河泥，早已底面不分了。一看就知道他又是刚从工地上跑回来的。这位老人就是这样朝气蓬勃在这个地区工作着。

赶 黄 忠

北 安

晚上，月亮在天空里照着大地。“呀伙伙——”車水号子在寂靜的田野里，那么的热烈、嘹亮的响起来，大伙一听就曉得，这是三

队黃家富唱的。

黃家富今年六十三岁，四九年国民党临死掙扎，沿路烧毁民房，黃家富在救火的时候，把两只眼睛給薰瞎了，平常走路都是由他的小孙子搀着走的，多年来不参加劳动了。近来大跃进的生产运动鼓舞了他，他三番五次要求参加劳动。可是大伙因为他年老眼瞎，总是不讓他参加。

今天要开始突击积肥运动了。口号是“苦战五昼夜”，达到‘担肥斤粮’的指标”。荷花塘上架起了五部水車，要車干了水挖河泥。黃家富今天一早就找队长說：“无论如何也讓我试试，不然我心要迸出来的。”不等队长答应，便叫小孙子搀着上塘口去了。

他摸上車，起初有些硬腿硬脚的，車了几十脚，也就自然了。心里一舒坦，“呀伙伙……流水上来囉！”他情不自禁地高声唱起来了——年青时他是个有名的号子手。他一領

头，大伙就和开了。

夜半更深，河水到底車干了。人們关切而敬爱地問：“老黃，累了嗎？”他逗趣地說：“不，为了实现千斤粮，我还要赶过古时的老祖宗黃忠呢！”

老奶奶当选突击队长

何世杰

太阳要下山了，共青团大生乡書記熊宝生，急急忙忙地从双桥社赶回乡里开碰头会。当他正在边走边回忆一个片的积肥成績时，听到了一陣哈哈的笑声。

“笑什么呢？”熊宝生同志感到很奇怪，于是就停下步来，朝四周张望了一遍。“熊書記，你看！”一个十七、八岁的姑娘，把辮子往背后一甩，从河坎上跑到熊書記的身旁，指着

一位左手臂上套着膀章的老奶奶說：“你看，她做我們的突擊隊長好不好？”事情還沒有弄明白的熊書記，看看那位老人已有六十上下，可是鏟起草來，還那麼有勁，但一下子猜不出小姑娘問話的用意。

“老太，你尊姓？”熊書記走到老奶奶的面前，親切地詢問了一句。這時候，那位精神抖抖、笑容滿面的老奶奶，才停止了手里的活計，抬起頭來鼓着癭嘴笑了一聲說：“同志，我叫姜正英，是光華社九大隊的社員”。“你多大啦？”“小哩，今年才六十八歲呢？”“你這樣的年紀，怎麼還參加突擊隊幹活的？”圍在熊寶生同志身旁的十幾個青年婦女，沒等到姜老奶奶回答，就爭着敘述她入隊的故事了。

當這次生產隊長傳達了鄉黨委要動員一萬人參加鏟青草、漚綠肥的號召後，隊里成立了兩個突擊隊，可是卻不曾有姜老奶奶的名字。“奇怪，奇怪，為什麼沒有我參加呢？”姜

老奶奶气极了，一口气跑到队长面前说：“队长，你们说我年岁大，我问你，过去我那一样活计掉在人后的？”是的，姜老奶奶确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，她自从入社后，已有三年没回娘家了。去年变成了余粮户，她从心眼里欢喜，感谢共产党、毛主席给她带来了幸福的晚年。因此，当大跃进的号角响起来的时候，她每天一大早，总是抢在别人前面起身，乒乒乓乓地敲着起身锣，喊醒那些贪睡的人们，起早下田。……这些事实，在队长脑子里盘旋了半天，却找不到一点理由来劝阻她。后来，只得跑到第一突击队队长卜文彬面前，说服了大家，让姜老奶奶做了一个“特别”队员。

姜老奶奶做了突击队员后，脸上露出了笑容。当她扛了一把钉耙下耩时，好多青年掩着嘴笑：“老突击队员来了，大家欢迎吧！”姜老奶奶没有生气，反而大声地说：“好哇，你们嫌我年纪大，瞧不起我，今天就来比一比

吧！”劳动竞赛开始了，姜老奶奶就特为划了一个地段，自鏟自挑；每积一担肥，她就暗暗的摆上一个螺絲壳，記着担数。干到下午六点钟的时候，大家把螺絲壳一点，誰多誰少，却分了高低：这一天，姜老奶奶完成了六十三担，队长呢？只有五十二担，其余的人平均也只有五十九担多点。这时候，大家議論开了：有的佩服姜老奶奶的操作方法好，有的檢討了飯后休息的时间太长，有的說，驕傲自滿思想要不得，有的……。在这一群議論声中，不知誰提議說：“我們选姜老奶奶做我們的突击队队长吧！”“好哇！我們同意。”十四个队员異口同声地响应，当场举手通过了。当卜文彬把“光华社第一突击队”的膀章，送给姜老奶奶套上左臂时，一陣热烈的鼓掌声、欢笑声就响遍了整个田野！

谷 儿 倆

谷 峰

社里的小鉄工厂开工了。这个工厂叫少年工厂，因为有很大一部分原料是孩子們搜集的。为了办工厂、支援农业大跃进，孩子們課后忙了好几天，他們跑遍全社的村庄，家里家外到处找宝贝——废鉄。

开工的前两天，在小学四年級的教室墙角里，堆滿了鉄条、鉄块、鉄片。紅領巾們都兴高采烈地談着自己的成績，可是一向爱說爱笑的李明刚却坐在一旁一声不吭。因为他只拣到一块四两重的鉄片，而他在队会上提出的保証却是五斤。

晚上放学回家，李明刚愁眉苦脸地在院里团团轉。李大伯見儿子这种神情，忍不住